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
第十四卷 郭挺之榜前認子

陰陽畀賦了無私，李不成桃蘭不芝。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產麟兒。
肉身縱使睽千里，氣血何曾隔一絲。
試看根根還本本，豈容人類有差池。
從來父之生子，未有不知者。莫說夫妻交媾，有征有驗；

就是婢妾外遇，私己瞞人，然自家心裡亦未嘗不明明白白。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後糊塗，遂有已經生子，而竟茫然莫識的。昔日有一人，年過六□，自歎無子，忽遇著一個相士，相他已經生子，想是忘記了。此人大笑說道：「先生差矣。我朝夕望子，豈有已經生子，而得能忘記之理！」相士道：「我斷不差。

你回家去細細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」此人道：「我家三四個小妾，日夜陪伴，難道生了兒子，瞞得人的？叫我那裡去查？」

相士道：「你不必亂查，要查只消去查你四□五歲，丙午這一年，五月內可曾與婦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著了。」此人見相士說得鑿鑿有據，只得低頭回想。忽想起丙午這一年過端午，吃醉了，有一個丫頭伏侍他。因一時高興，遂春風了一度。恰恰被主母看見，不勝大怒，遂立逼著將這丫頭賣與人，帶到某處去了。要說生子，除非是此婢，此外並無別人。相士道：

「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中有子不孤，快快去找尋，自然要尋著。」此人忙依言到某處去找尋，果然尋著了：已是一□五歲，面貌與此人不差毫髮，因贖取回來，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這事雖奇，卻還有根有苗，想得起來，就尋回來，也只平平。還有一個全然絕望，忽相逢於金榜之下，豈不更奇？待小子慢慢說來，正是：

命裡不無終是有，相中該有豈能無？

縱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團圓必不孤。

話說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有一秀才，姓郭名喬，表字挺之，生得體貌豐潔，宛然一美丈夫。只可恨當眉心生了一個大黑痣，做了美玉之瑕。這郭秀才家道也還完足，又自負有才，少年就拿穩必中。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□以外，還是一個秀才，心下□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學的朋友，往往取笑他道：「郭兄不必著急。相書上說得好，龜頭有痣終鬚髮，就到五六□上，也要中的。你愁它怎麼？」郭秀才聽了愈加不悅，就有個要棄書不讀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賢，再三寬慰道：「功名遲早不一。你既有才學，年還不老，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，也不可。」郭喬無奈，只得又安心誦讀，捱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罷了，誰知裡中一個少年，才二□來歲，時時拿文字來請教郭秀才改削，轉高高中在榜上！郭喬這一氣幾乎氣個小死，遂將筆硯、經書盡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「既命不做主，還讀他何用？」武氏再三勸他，那裡勸得他住，一連在家暈了數日，連飲食都減了。武氏道：「你在家中納悶，何不出門尋相知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？」

郭喬道：「我終日在朋友面前縱酒做文，高談闊論，人人拱聽。

今到這樣年紀，一個舉人也弄不到手，轉被後生小子輕輕奪去，叫我還有什麼嘴臉去見人？只好躲在家裡，悶死罷了！」

正爾無聊，忽母舅王袞，在廣東韶州府樂昌縣做知縣，有書來與他，書中說：「倘名場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來消遣消遣。況滄湖瀟水，亦古今名勝，不可不到。」郭喬得書大喜，因對武氏說道：「我在家正悶不過，恰恰母舅來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廣東去一遊？」武氏道：「去游一遊雖好，但恐路遠，一時未能便歸。宗師要歲考，去教誰去？」郭喬道：「賢妻差矣。

我既遠游，便如高天之鶴，任意逍遙，終不成還戀戀這頂破頭巾？明日宗師點不到，任他除名罷了。」武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你既出了門，我一個婦人家，兒子又小，倘有些門頭戶腦的事情，留著這秀才的名色擔擔，也還強似沒有。」郭喬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我明日動一個遊學的呈子，在學中便不妨了。」因又想到：「母舅來接我，雖是他一段好意思，但聞他做官甚是清廉。我到廣東，難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，未免要東西覽游，豈可盡取給於他？須自帶些盤纏去方好。」武氏道：

「既要帶盤纏去，何不叫郭福率性買三五百金貨物跟你去，便伸縮自便。」郭喬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貨，一面到學中去動呈子。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貨物又置了。郭喬就別了武氏，竟往廣東而去，正是：

名場失意欲銷憂，一葉扁舟事遠游。

只道五湖隨所適，誰知明月掛銀鈎？

郭喬到了廣東，先叫郭福尋一個客店，將貨物上好了發賣，然後自到縣中，來見母舅王知縣。王知縣聽見外甥到了，甚是歡喜，忙叫人接入內衙相見，各敘別來之事，就留在衙中住下，一連住了□數日。郭喬心下因要棄去秀才，故不欲重讀詩書，坐在衙中，殊覺寂寞，又捱了兩日，悶不過，只得與母舅說道：「外甥此來，雖為問候母舅並舅母二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場失利，借此來散散憤鬱，故今稟知母舅大人，欲暫出衙，到各處去遊覽數日，再來侍奉何如？」王知縣道：

「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，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個衙役，跟隨你去，方有次第。」郭喬道：「差人跟隨固好，但恐差人跟隨，未免招搖，有礙母舅之官箴，反為不妙，還是容愚甥自去，仍作客游的，相安於無事。」王知縣道：「賢甥既欲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」隨入內取了□兩銀子，付與外甥道：「你可帶在身邊作游資。」郭喬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，遂走出衙來，要到郭福的下處去看看，不期才走離縣前，不上一箭之遠，只見兩個差人鎖著一個老兒，往縣裡來，後邊又跟著一個□七八歲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喬定睛將那女子一看，雖是荆釵、布裙，卻生得：

貌團團似一朵花，身裊裊如一枝柳。眉分畫出的春山，眼橫澄來的秋水。春筍般□指纖長，櫻桃樣一唇紅綻。哭志細細鶯嬌，鬢影垂垂雲亂。他見人，苦哀哀無限心傷。人見他，喜孜孜一時魂斷。

郭喬見那女子生得有幾分顏色，卻跟著老兒啼哭，像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憐，因上前問差人道：「這老兒犯了甚事，你們拿他？這女子又是他甚人？為何跟著啼哭？」差人認得郭喬是老爺親眷，忙答應道：「郭相公，這老兒不是犯罪，是欠了朝廷的錢糧，沒有抵償。今日是限上該比，故帶他去見老爺。這女子是他的女兒，捨不得父親去受刑，情願賣身償還，卻又一時遇不著主顧，故跟了來啼哭。」郭喬道：「他欠多少銀子的錢糧？」差人道：「前日老爺當堂算，總共該一□六兩。」

郭喬道：「既只□六兩，也還不多，我代他償了罷。」因在袖中將母舅與他作游資的□兩，先付與老兒道：「這□兩，你可先交在櫃上，那六兩，可跟我到店中取與你。」老兒接了銀子，倒在地下就是一個頭，說道：「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無報答，只願相公生個貴子，中舉中進士，顯揚後代罷！」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兒後面磕頭，郭喬連忙扯他父女起來道：「甚麼大事，不須如此。」差人見了，因說道：「郭相公既積陰■，憐憫他，此時老爺出堂還早，何不先到郭相公寓處，領了那六兩銀來一同交納，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？」郭喬道：「如此更好。」遂撒身先走，差人並老兒、女子俱後跟來。郭喬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取出一封□兩紋銀，也遞與老兒道：「你可將六兩湊完了錢糧，你遭此一番，也苦了，餘下的可帶回去，父女們將養將養。」老兒接了銀子，遂同女兒跪在地下，千恩萬謝地只是磕頭。郭喬忙扯他起來道：「不要，如此反使我不安。」

差人道：「既相公周濟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地來謝也不遲。」遂帶了老兒去了。郭喬因問郭福貨物賣的如何，郭福道：「托主人之福，帶來的貨物，行情甚好，不多時早都賣完了。原是五百兩本銀，如今除去盤費，還淨存七百兩。實得了加四的利錢，也算好了。」郭喬聽了歡喜道：「我初到此，王老爺留住，也還未就回去，你空守著許多銀子，坐在此也無益。莫若多寡留下些盤纏與我，其餘你可盡買了回頭貨去，賣了，再買貨來接我，亦未為遲。就報個信與主母也好。」郭福領命，遂去置貨不提。郭喬吩咐完了，就要出門去游賞，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吃飯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剛吃完酒飯，只見那老兒已納完錢糧，消了牌票，歡

歡喜喜，同著女兒又來拜謝郭喬，因自陳道：「我老漢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祿，娶妻范氏，止生此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時，他母親曾得一夢，夢見一神人對他說：『此女當嫁貴人，當生貴子，不得輕配下人。』故今年一□八歲，尚不捨得嫁與鄉下人家。我老漢只靠著有一二□畝山田度日，不料連年荒旱，拖欠下許多錢糧，官府追比甚急，並無抵償，急急要將女兒嫁人。人家恐怕錢糧遺累，俱不敢來娶。追比起來，老漢自然是死了，女兒見事急，情願賣身救父，故跟上城來，又恨一時沒個售主。今日幸遇大恩人，發惻隱之心，既然周濟，救了老漢一命，真是感恩無盡。再四思量，實實毫無報答，惟有將小女一身，雖是村野生身，尚不□分醜陋，又聞大恩人客居於此，故送來早晚伏侍大恩人，望大人恩鑒老漢一點誠心，委曲留下。」郭喬聽了，因正色說道：「老丈這話就說差了，我郭挺之是個名教中人，決不做非理之事。就是方才這些小費，只不過見你年老拘攣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憐，一時不忍，故少為周急，也非大惠。怎麼就思量得人愛女？這不是行義，轉是為害了，斷乎不可！」米老兒道：「此乃老漢一點感恩報德之心，並非恩人之意，或亦無妨，還望恩人留下。」郭喬道：「此客店中，如何留得婦人女子？你可快快領去，我要出門了，不得陪你。」

說罷，竟起身出門去了，正是：
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絲蘿暗結婚。
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葉出桃根。

米老兒見郭喬竟丟下他出門去了，一發敬重他是個好人，只得帶了女兒回家，與范氏說知。大家感激不勝，遂立了一個牌位，寫了他的姓名在上，供奉在佛前，朝夕禮拜。鄉下有個李家，見他錢糧完了，又思量來與他結親。米天祿夫妻倒也肯了，青姐姐因辭道：「父親前日錢糧事急，要將我嫁與李家，他再三苦辭。我見事急，情願專用身救父，故父親帶我進城去賣身，幸遇著郭恩人，慨然周濟。他雖不為買我，然得了他二□兩銀子，就與買我一樣，況父親又將我送到他下處。他恐涉嫌疑，有傷名義，故一時不好受。然我既得了他的銀子，又送過與他，他受與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了，如何好又嫁與別人？如若嫁與別人，則前番送與他都是虛意了。」

我雖是鄉下一個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卻守節守義也是一般，斷沒個任人去取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願跟隨父母，終身不嫁，紡績度日，決不又到別人家去。」米天祿見女兒說得有理，便不強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還想著，要與郭喬說說，要他受了。不期進城幾次，俱尋郭喬不見，只得因循下了。不期一日，郭喬在山中游賞，忽遇了一陣暴雨，無處躲避，忽望見山坳裡一帶茅屋，遂一逕望茅屋跑來。及跑到茅屋前，只見一家柴門半掩，雨越下得大了，便顧不得好歹，竟推開門，直跑到草堂之上，早看見一個老人坐在那裡低著頭打草鞋，因說道：「借躲躲雨，打攪，休怪。」那老人家忽抬起頭來一看，認得是郭喬，不勝大喜，因立起身來說道：

「恩人耶，我尋了恩人好幾遍，皆遇不著。今日為何直走到這裡？」郭喬再細看時，方認得這老兒正是米天祿，也自歡喜，因說道：「原來老丈住在這裡。我因信步游賞，不期遇雨。」米天祿因向內叫道：「大恩人在此，老媽、女兒，快來拜見。」叫聲未絕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來，看見果是郭喬，遂同天祿一齊拜倒在地。你說感恩，我說叨惠，拜個不了。郭喬連忙扶起。三人拜完，看見郭喬渾身雨淋的爛濕，青姐竟不避疑，忙走上前，替郭喬將濕巾除了下來，濕衣脫了下來。一面取兩件乾布衣，與郭喬暫穿了，就一面生起些火來烘濕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殺雞炊煮。不一時，濕衣、濕巾烘乾了，依舊與郭喬穿戴起來。范氏炊煮熟了，米天祿就放下一張桌子，又取一張椅子，放在上面，請郭喬坐了，自家下陪。范氏搬出肴來，青姐就執壺在旁斟酒。郭喬見他一家慇懃，甚不過意，連忙叫他放下，他那裡肯聽，米天祿又再三苦勸，只得放量而飲。飲到半酣之際，偷著將青姐一看，今日歡顏卻與前日愁容大不相同，但見：

如花貌添出嬌羞，似柳腰忽多嫵娜。春山眉青青非蹙恨，秋水眼淡淡別生春。纖指捧觴飛筍玉，朱唇低勸綻櫻丹。笑色掩啼痕，更饒嫵媚。巧梳無亂影，倍顯容光。他見我已吐出熱心，我見他又安忍裝成冷面。

郭喬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蕩，又見青姐在面前來往，更覺動情。心下一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連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來，又見兩住天晴，就要作謝入城。當不得米天祿夫妻苦苦留住道：「請也請恩人不容易到此。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來，就少也要住□日半月，方才放去。正剛剛到得，就想回去，這是斷斷不放。」郭喬無奈，只得住下。米天祿又請他到山前山後去遊玩。遊玩歸來，過了一宿，到次日清晨，米天祿在佛前燒香，就指著供奉的牌位與郭喬看道：「這不是恩人的牌位麼？」郭喬看了就要毀去道：「多少恩惠，值得如此？使我不安！」米天祿道：「怎說恩惠不多？若非有此，我老漢一死，是不消說的。就是老妻小女，無依無靠，也都是一死。怎能得團頭聚面，復居於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恩人之再生也。」郭喬聽了，不勝感歎道：「老丈原來是個好人，過去的事，怎還如此記念？」天祿道：「感恩積恨，乃人生鑽心切骨之事，不但老漢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，自拼賣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濟，不獨救了老漢一命，又救了小女一身。他情願為婢，伏侍恩人，又自揣村女未必入恩人之眼，見恩人不受，不敢若強，然私心以為得了恩人的厚惠，雖不蒙恩人收用，就當賣與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將身子許與別人。故昨日李家見老漢錢糧完了，又要來議婚，小女堅持不從，已力辭回去了。」郭喬聽了著驚道：「這事老丈在念，還說有因，令愛妙齡，正是桃夭之子，宜室宜家，怎麼守起我來？那有此理！這話我不信。」米天祿道：「我老漢從來不曉得說謊，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來，恩人自問他便知。」因叫道：「青姐走來，恩人問你話。」青姐聽見父親叫，連忙走到面前，郭喬就說道：「前日這些小事，乃我見你父親一時遭難無償，我自出心贈他的。」

青姑娘為何認做一事？若認做一事，豈不因此些小之事倒誤了青姑娘終身？」青姐道：「事雖無干，人各有志。恩人雖贈銀周急，不為買妾，然賤妾既有身可賣，怎叫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，則恩人為仁人，為義士。而賤妾賣身一番，依舊別嫁他人，豈非只博虛名，而不得實為孝女了？故恩人自周急於父親，賤妾自賣身於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不消說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於恩人，則賤妾何人，豈敢仰辱君子，以取罪戾？」郭喬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青姑娘不獨是個美女子，竟是一個賢女子。我郭挺之前日一見了青姑娘，非不動心。一來正是施濟，恐礙了行義之心，二來年齒相懸，恐妨了好逵之路，故承高誼送來之時急急避去，不敢以色徒自誤。不期青姑娘倒有此一片眷戀之貞心，豈非人生之大快！但有一事，也要與青姑娘說過，家有荆妻，若蒙垂愛，只合屈於二座。」青姐道：「賣身之婢，收備酒掃足矣，安敢爭小星之位？」郭喬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青姑娘既有此美意，我郭挺之怎敢相輕，容歸寓再請媒行聘。」青姐道：

「賤妾因已賣身與恩人，故見恩人而不避，若再請媒行聘，轉屬多事，非賤妾賣身之原意了，似乎不必。」郭喬說道：「這是青姑娘的，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」說定，遂急急地辭了回寓。正是：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淑人自具淑人心。
若非眼出尋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郭喬見青姐一個少年的美貌女子情願嫁他，怎麼不喜？又想，青姐是個知高識低的女子，他不爭禮於我，自是他的高處，我若無禮於他，便是我的短處了。因回寓取了三□二兩銀子，竟走至縣中，將前事一五一□都與母舅說了，要他周全。王知縣因見他客邸無聊，只得依允了，將三□二兩銀子封做兩處，以□六兩做聘金，以□六兩做代禮。又替他添上一對金花，兩匹彩緞，並鵝、酒、果盒之類。又叫六名鼓樂，又差一吏，兩個皂隸，押了送去，吩咐他說：「是本縣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祿女兒為側室。」吏人領命竟送到種玉村米家來，恐米家不知，先叫兩個皂隸報信。不期這兩個皂隸卻正是前日催糧的差人，米老兒忽然看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錢糧已交完，二位又來做甚麼？」二皂隸方笑說道：「我們這番來不是催錢糧，是縣裡老爺替郭相公為媒，來聘你令愛，聘禮隨後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來報喜。」米老兒聽了，還不信道：

「郭相公來聘小女，為甚太爺肯替他做媒？」二皂隸道：「你原來不知，郭相公就是我縣裡太爺的外甥。」米天祿聽了，愈加

歡喜，忙忙與女兒說知，叫老媽央人相幫打點，早鼓樂吹吹打打，迎入村來了。不一時到了門前，米天祿接著，吏人將聘禮、代禮、金花、彩緞、鵝、酒、果盒，一齊送上。又將縣尊吩咐的話，一一說與他知。米老兒聽了，滿口答應不及地道：「是。」忙邀吏人並皂隸入中堂坐定。然後將禮物一一收了。鼓樂在門前吹打，早驚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都來圍看，皆羨道：「不期米家女兒前日沒人娶，如今倒嫁了這等一個好女婿！范氏忙央親鄰來相幫，殺雞宰鵝，收拾酒飯，款待來人。只鬧了半日，方得打發去了。青姐見郭喬如此鄭重他，一發死心塌地。郭喬要另租屋娶青姐過去，米天祿恐客邊不便，轉商量擇一吉日，將郭喬贅了入來，又熱鬧了一番，郭喬方與青姐成親。正是：

游粵無非是偶然，何曾想娶鵲橋仙。

到頭桂子蘭孫長，方識姻緣看線牽。

二人成親之後，青姐感郭喬不以賣身之事輕薄他，故凡事體心貼意地奉承。郭喬見青姐成親之後比女兒更加妍美，又一心順從，甚是愛他。故二人如魚似水，□分相得，每日相偎相依，郭喬連遊興也都減了。過了些時，雖也記掛著家裡，卻因有些牽絆，便因循循過了，忽一日，郭福又載了許多貨來，報知家中主母平安，郭喬一發放下了心腸。時光易過，早不知不覺在廣東住了年半年有餘。王知縣見他久不到衙，知他為此留戀，因差人接他到衙，勸戒他道：「我接你來游粵的初念，原為你一時不曾中得，我恐你抑鬱，故接你來散散，原未嘗叫你在此拋棄家鄉，另做人家。今你來此，已將及二載，明年又是場期，還該早早回去，溫習書史，以圖上進。若只管流落在此，一時貪新歡，誤了終生大事，豈不是我做舅舅的接你來倒害你？」郭喬口中雖答應道：「母舅大人吩咐的是，外甥只等小價還有些貨物一賣完，就起身回去了。」然心裡實未嘗打點歸計。不期又過不得幾時，忽王知縣報行取了，要進京，遂立逼著要郭喬同去。郭喬沒法推辭，只得來與青姐說知，青姐因說道：「相公故鄉原有家產，原有主母，原有功名，原該回去，是不消說得的。賤妾雖蒙相公收用，卻是旁枝，不足重輕，焉敢以相公憐惜私情，苦苦牽纏，以妨相公之正業？但只有一事要與相公說知，求相公留意，不可忘了。」

郭喬道：「你便說得好聽，只是恩愛許久，一旦分離，如何捨得！你且說更有何事叫我留意？」青姐道：「賤妾蒙相公憐愛，得侍枕席，已懷五月之孕了。倘僥倖生子，賤妾可棄，此子乃相公骨血，萬不可棄！所以說望相公留意。」郭喬聽了慘然道：「愛妻怎麼就說到一個棄字？我郭喬縱使無情，也不至此，今之欲歸，非輕舍愛妻，苦為母舅所迫耳，歸後當謀再至，決不相負。」青姐道：「相公之心，何嘗願棄，但恐道路遠，事牽絆，不得已耳。」郭喬道：「棄與不棄，在各人之心，此時也難講。愛妻既念及生子要我留名我就預定一名於此以為後日之征，何如？」青姐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郭喬道：「世稱父子為喬梓，我既名喬，你若生子，就叫做郭梓罷了。」青姐聽了大喜道：「謹遵相公之命。」又過了兩日，王知縣擇了行期，速速著人來催。郭喬無可奈何，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與米天祿，叫他置些產業，以供青姐之用，然後拜別，隨母舅而去。

正是：

東齊有路接西秦，驛路山如眉黛顰。

若論人情誰願別？奈何行止不由人！

郭喬自別了青姐，隨著母舅北歸，心雖繫念青姐，卻也無可奈何。月餘到了廬州家裡，幸喜武氏平安，夫妻相見甚歡。武氏已知道娶了青姐之事，因問道：「你娶了一妾，何不帶了來家，與我作伴也好，為何竟丟在那裡？」郭喬道：「此不過一時客邸無聊，適為湊巧，偶爾為之，當得甚麼正景，遠巴巴又帶他來。」武氏道：「妻妾家之內助，倘生子息，便要嗣續宗祖，怎說不是正景？」郭喬笑道：「在那裡也還正景，今見了娘子，如何還敢說正景！」說的夫妻笑了。過了兩日，忽聞得又點出新宗師來科舉。郭喬也還不在心上，倒是武氏再三說道：「你又不老，學中名字又還在，何不再出去考一考？」

郭喬道：「舊時終日讀書，也不能巴得一第，今棄了將近兩年，荒疏之極，便去考，料也無用。」武氏道：「縱無用，也與閒在家裡一般。」郭喬被武氏再三勸不過，只得又走到學中去銷了假，重新尋出舊本頭來又讀起。讀到宗師來考時，喜得天資高，依舊考了一個一等，只無奈入了大場，自誇文章綿鄉，仍落孫山之外。一連兩科，皆是如此。初時還惱，後來知道命中無科甲之分，連惱也不惱。此時，郭喬已是四□八歲，武氏也是四□五歲，雖然不中，卻喜得家道從容，盡可度日。郭喬自家功名無望，便一味留心教子。兒子長到一□八歲，正打帳與他求婚，不期得了暴疾，竟自死了。夫妻二人痛哭不已，方覺人世有孤獨之苦，急急再想生子，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，那裡還敢指望？雖武氏為人甚賢，買了兩個丫頭，在房中伏侍郭喬，卻如水中撈月，全然不得。初時郭福在廣東做生意，青姐處還有些消息，後來郭福不走廣東，遂連消息都無了。郭喬雖時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，爭奈年紀漸漸大了，那裡能夠得到廣東？青姐之事只當做了一場春夢，付之一歎。學中雖還掛名做個秀才，卻連科舉也不出來了，白白的混過了兩科。這年是五□六歲，又該鄉試，郭喬照舊不出來赴考。不期這一科的宗師姓秦名鑒，雖是西人，卻自負知文，要在科場內拔識幾個奇才。正案雖然定了，他猶恐遺下真才，卻又弔考遺才，不許一名不到。郭喬無奈，只得也隨眾去考，心下還暗暗想道：「考一個六等，黜退了倒乾淨，免得年年奔來奔去！」不期考過了，秦宗師當面發落第一名，就叫郭喬，問道：「你文字做得淵涵醇正，大有學識，此乃必售之技，為何自棄，竟不赴考？」郭喬見宗師說話打動他的心事，不覺慘然跪稟道：「生員自□六歲進學，在學中做過四□年生員，應舉過□數次，皆不能僥倖。自知命中無分，故心成死灰，非自棄也。」秦宗師笑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窗下休言命，場中莫論文。』我本院偏不信此說，場中乃論文之地，若不論文，卻將何為據？本院今送你入場，你如此文字，若再不中，我本院便情願棄職回去，再不閱文了！」郭喬連連叩頭道：

「多蒙大宗師如此作養，真天地再生，父母再養矣。」不多時，宗師發放完，忙退了出來，與武氏說知，重新又興興頭頭到南場去科舉。這一番入場，也是一般做文，只覺得精神猛勇，真是：「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臨。」三場完了，候到發榜之期，郭喬名字早高高中了第九名亞魁，忙忙去吃鹿鳴宴，謝座師，謝房師，俱隨眾一體行事。惟到謝秦宗師，又特地大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門生死灰事，若非恩師作養，已成溝中棄物了。」秦宗師自負賞鑒不差，也不勝之喜，遂催他早早入京靜養。郭喬回家，武氏見他中了舉人，賀客填門，無限歡喜。只恨兒子死了，無人承接後代，甚是不快。郭喬因奉宗師之命，擇了□月初一日便要長行。夫妻臨別，武氏再三囑咐道：「你功名既已到手，後嗣一發要緊。妾聞古人還有八□生子之事，你今還未六□，不可懈怠。家中之婢，久已無用，你到京中若遇燕趙得意佳人，不妨多覓一兩個，以為廣育之計。」郭喬聽了，感激不盡道：「多蒙賢妻美意，只恐枯楊不能生梯了。」武氏道：「你功名久已灰心，怎麼今日又死灰復燃？天下事不能預料，人事可行，還須我盡。」郭喬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領教領教。」夫妻遂別了。正是：

賢妻字字是良言，豈獨擔當蘋與蘩？

倘能婦心皆若此，自然家茂子孫繁。

郭喬到了京中，赴部報過名，就在西山尋個冷寺住下，潛心讀書，不會賓客。到了次年二月，隨眾入場。三場完畢，到了春榜放時，真是時來頑鐵也生光，早又高中了三□三名進士，滿心歡喜，以為完了一場讀書之願。只可恨死了兒子，終屬空喜。忽報房刻成會試錄，送了一本來看。郭喬要細細看明，好會同年，看見自家是第三□三名：「郭喬，廬州府合肥縣生員。」再看到第三□四名，就是一個「郭梓，韶州府樂昌縣附學生」，心下老大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我記得廣東米氏別我時，他曾說已有五月之孕，恐防生子，叫我先定一名。我還記得所定之名恰恰正是郭梓，難道這郭梓就是米氏所生之子？若說不是，為何恰恰又是韶州府樂昌縣，正是米氏出自之地？但我離廣東，屈指算來，只好二□年，若是米氏所生之子，今能二□歲，便連夜讀書，也不能中舉中進士如此之速。」心下狐疑不了，忙吩咐長班去訪這中三□四名的郭爺：

「多大年紀了？寓在那裡？我要去拜他。」長班去訪了來報道：

「這位郭爺，聽得人說他年紀甚小，只好二□來歲。原是貧家出身，盤纏不多，不曾入城，就住在城外一個冷飯店內。聞知道

郭爺，也是李翰林老爺房裡中的，與老爺正是同門。明日李老爺散生日，本房門生都要來拜賀。老爺到李老爺家，自然要會著。」郭喬聽了大喜。到了次日，日色才出，即具了賀禮，來與李翰林拜壽。李翰林出廳相見。拜完壽，李翰林就問道：「本院閒散誕辰，不足為賀。賢契謂何今日來得獨早？」

郭喬忙打一恭道：「門生今日一來奉祝，二來還有一狐疑之事。」郭喬遂將隨母舅之任游廣東，並娶妻米氏同住了二年有餘，臨行米氏有孕，預定子名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今此郭兄姓同名同，年又相同，地方又相同，大有可疑。因係同年，不敢輕問，少頃來時，萬望老師台細細一詢，便知是否。」

李翰林應允了。不多時，眾門生俱到，一面拜過壽，一面眾同年相見了，各敘寒溫。坐定，李翰林就開口先問郭梓道：

「郭賢契，貴庚多少了？」郭梓忙打一躬道：「門生今年正交二□。」李翰林又問道：「賢契如此青年，自然具慶了。但不知令尊翁是何台諱？原習何業？」郭梓聽見問他父親名字，不覺面色一紅，沉吟半晌，方又說道：「家父乃廬州府生員，客游於廣，以蔭門生。門生生時，而家父已還，尚未及面，深負不孝之罪。」李翰林道：「據賢契說來，則令堂當是米氏了。」

郭梓聽了大驚道：「家母果係米氏，不知老師台何以得知？」李翰林道：「賢契既知令尊翁是廬州府生員，自然知其名字。」郭梓道：「父子不敢輕呼，但第三□三名的這位同年，貴姓尊名，以及郡縣，皆與家父相同，不知何故？」李翰林道：「你既知父親是廬州生員，前日舟過廬州，為何不一訪問？」郭梓道：「門生年幼，初出門，不識道途，又無人指引，又因家寒，資斧不裕，又恐誤了場期，故忙忙進京，未敢迂道。今蒙老師台提拔，僥倖及第，只俟廷試一過即當請假至廬州訪求。」

李翰林笑道：「賢契如今不消又去訪求了，本院還你一個父親罷，這三□三名的正是他。」郭梓道：「家母說家父是生員，不曾說是舉人、進士。」李翰林又笑道：「生員難道就中不得舉人、進士的麼？」郭喬此時已看得明明，聽得白白，知道確乎是他的兒子，滿心狂喜，忍不住走上前說道：「我兒，你不消疑惑了，你外祖父可叫做米天祿？外祖母可是范氏？你母親可是三月□五日生日？你住的地方可叫做種玉村？這還可以盜竊？你看你這當眉心的這一點黑痣，與我眉心這一點黑痣，可是假借得來的？你心下便明白了。」郭梓忙抬頭一看，見郭喬眉心一點黑痣果與自家的相同，認真是實，方走上前一把扯著郭喬，拜伏於地道：「孩兒生身二□年，尚不知木本水源，真不肖而又不孝矣！」郭喬連忙扶起他來道：「汝父在詩書中埋塵一生，今方少展，在宗祀中不曾廣育，遂致無後。今無意中得汝，又賴汝母賢能，教汝成名，以掩飾汝父之不孝，可謂有功於祖父，誠厚幸也。」隨又同郭梓拜謝李翰林道：「父子同出門牆，恩莫大矣。又蒙指點認識，德更加焉。雖效犬馬銜結，亦不能補報萬一。」李翰林道：「父子睽離識認的多矣。若父子鄉會同科，相逢識認於金榜之下，則古今未之有也，大奇大奇，可賀可賀！」眾同年俱齊聲稱慶道：「果是稀有之事！」李翰林留飯，師生歡然，盡飲得盡醉方散。郭梓遂不出城，竟隨到父親的寓所來同宿。再細細問廣中之事，郭梓方一一說道：「外祖父母五六年前俱已相繼而亡。所有田產，為殯葬之計，已賣去許多，餘下者無人耕種，取租有限。孩兒從師讀書之費者，皆賴母親日夜紡織以供。」郭喬聽了，不覺涕淚交下道：「我郭喬真罪人也！臨別曾許重來，二□年竟無音問。家尚有餘，置之絕地，徒令汝母受苦，郭喬真罪人也！廷試一過，即當請告而歸，接汝母來同居，以酬他這一番貞守之情，教子之德。」郭梓唯唯領命。到了廷試，郭喬止殿在二甲，選了部屬，郭梓倒殿了探花，職授編修，父子一時榮耀。在京住不多時，因記掛著要接米氏，郭喬就告假祭祖，郭梓就告假省母。命下了，父子遂一同還鄉，座師同年皆以為榮，俱來餞送，享極一時之盛。正是：

來時父子尚睽違，不道相逢衣錦歸。

若使人生皆到此，山中草木有光輝。

郭喬父子同至廬州，此時已有人報知武夫人。武夫人見丈夫中了進士，已喜不了。又見說廣東妾生的兒子又中了探花，又認了父親，一同回來，這喜也非常，忙使人報知母舅王袞。此時王袞因行取已在京做了六年御史，告病還家，聞知此信，大喜不勝，連忙走來相會。郭喬到家，先領郭梓到家堂裡拜了祖宗，就到內庭，拜了嫡母。拜完了，然後同出前廳，自先拜了母舅，就叫郭梓拜見祖母舅。拜完，郭喬因對郭梓說道：「我娶你母親時，還是祖母舅為媒，替我行的聘禮。當時為此，實實在有意無意之間，誰知生出汝來，竟接了我郭氏一脈，真天意也！真快幸也！」武氏備出酒來，大家歡飲方散。到了次日，府、縣聞知郭喬中了進士，選了部郎，又見他兒子中了探花，盡來賀喜請酒。又是親朋來作賀，直鬧個不了。郭梓記掛著生母在家懸望，只得辭了父親、嫡母回去。郭喬再三囑咐道：「外祖父母既已謝世，汝母獨立無依，必須要接來同居，享受幾年，聊以報他一番苦節。」郭梓領命，晝夜兼行，趕到韶州，報知母親說：「父親已連科中了進士，在榜上看出姓名、籍貫，方才識認了父子，遂同告假歸到廬州，拜見了嫡母。父親與嫡母因前面的兒子死了，正憂無後，忽得孩兒承續了宗祧。但父親與嫡母俱感激母親不盡，再三吩咐孩兒叫迎請了母親去同享富貴，以報母親往來之苦。此乃骨肉團圓大喜之事，母親須要打點速去為妙。」米氏聽見郭喬也中了進士，恰應他母親夢中神道：「貴人之妻，貴人之母」之言，不勝大喜。因對兒子說道：「你為母的，孤立於此，也是出於無奈，今既許歸宗，怎麼不去？」因將所有田產房屋盡付與一個至誠的鄉鄰，托他看守父母之冢，自家便輕身隨兒子歸宗。此時府、縣見郭梓中了探花，盡來奉承，聞知起身歸宗，水路送舟船，旱路送車馬，贖儀程儀，絡繹不絕。故母子二人安安然不兩月就到了廬州。郭喬聞報，遂親自乘轎到舟中來迎接。見了米氏，早深深拜謝道：「夫人臨別時，雖說有孕，叫我定名，我名雖定了，還不深信。誰知夫人果然生子，果然苦守二□年，教子成名，續我郭氏一脈。此恩此德，真雖殺身亦不能酬其萬一。只好日日跪拜夫人，以明感激而已。」米氏道：「賤妾一賣身之婢，得配君貴人，已榮於華袞。又受君之遺，生此貴子，其榮又為何如！至於守身教子，皆妾份內之事，又何勞何苦，而過蒙垂念！」郭喬聽了愈加感歎道：「二夫人既能力行，而又不伐，即古賢淑女亦皆不及，何況今人？我郭喬何幸，得遇夫人，真天緣也！」遂請米氏乘了大轎，自與兒子騎馬追隨。到了門前，早有鼓樂大吹大擂，迎接入去。抬到廳前歇下，閒人就都迴避了，早有侍妾掀起轎簾，請他出轎。早看見武夫人立在廳上接他。他走入廳來，看見武夫人，當廳就是一跪，說道：「賤妾米氏，稟拜見夫人。」武夫人見他如此小心，也忙跪將下去，扶他道：

「二夫人貴人之母也，如何過謙，快快請起。」米氏道：「子雖不分嫡庶，妾卻不能無大小之分。還求大夫人台座，容賤妾拜見。」武夫人道：「從來母以子貴，妾無子之人，焉敢稱尊！」

此時郭喬、郭梓俱已走到，見他二人遜讓不已，郭梓只得跪在旁邊，扶定武夫人，讓米氏拜了兩拜，然後放開手，讓武夫人還了兩拜，方才請起。武夫人又叫家中大小僕婢俱來拜見二夫人。拜完後同入後堂，共飲骨肉團圓之酒。自此之後，彼此相敬相愛，一家和順。郭喬後來只做了一任太守，便不願出任。郭梓直做到侍郎，先封贈了嫡母，後又封贈了生母方已，後人有詩贊之道：

施恩只道濟他人，報應誰知到自身。

秀色可餐前種玉，書香能續後生麟。

不曾說破終疑幻，看得分明始認真。

未產命名君莫笑，此中作合豈無因。